

写生 青春瀑

追寻那份美

【编者按】

日前,广州广大附中举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原创作文大赛。初赛胜出的80位同学参与了现场命题为“追寻那份美”的写作决赛,他们在100分钟内现场完成作文。比赛最终产生了五名特等奖获得者,本期选登其中两篇特等奖文章。

梦见了画,画下了梦

□罗惠瑾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高二(11)班

我是梵高,一个精神病人。

1888年,我来到法国阿尔勒。我喜欢南方的天空,尤其是那种夜的层次。经过兰卡散尔咖啡馆,感到心灵颤抖了一下,脚下一顿——是的,这儿有东西在召唤我。

我退后一步,心再次颤抖,这是共鸣,也是幸福。我支起画架,放上画板,打开那个斑驳却让人快乐的颜料盒,亚麻籽油的香味有点刺鼻。

我的视角中刚好在明暗交界的地方,一明一暗平分画布会很漂亮吧。

先深后浅,这是规矩。

右侧的居民建筑是暗蓝色的,越往巷子深处越深,接近凝固的黑。它们鳞次栉比,生硬冰冷。没有光线的空间里聚集着抓不住的黑雾,像祈祷的巫师,踏着晚风阴冷的步调左右摇摆,我能感觉到大地在颤抖。是有光的,星星点点,从拇指大小的小窗子里透出来,吝啬又慷慨。行人在昏昏欲睡的路上走,可能是放荡的寡妇,可能是落魄的酒鬼,或许可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归家人。它们与他们,都逃不开忧郁的蓝,让心跳漏一拍。

左侧的咖啡馆是明黄色的,越往巷子里头越亮。橘色的地板,柔软温暖。每个角落都挤满了光线,我只看到那个高大帅气的服务生穿着白围裙记录着客人的用餐要求,还有反光的白色桌椅。至于其他客人,可能还有桌下一条狗,我只能听到他们模糊的谈话声、红酒杯碰撞的声音,无论如何撑大双眼,我都看不见他们长什么样——他们融入了光线,只剩轮廓。罢了,就用黑色勾勒吧。那样明亮的黄,那样热烈的橘,是能够包裹冰凉的身体,甚至冰凉的心吧。它们与他们,都沐浴在愉悦的黄,让人沉溺的昏黄。

明亮的咖啡馆与昏暗的居民区之间,还有一小块三角区,是专门为天空留下的。刚说过的,我喜欢南方的天空,尤其是夜的层次。南方的夜幕,像是调皮的染房姑娘胡乱印染的布料,深深浅浅,无序又有序。天上的星星会笑,笑得抖动,晃眼,似乎比月亮还大;笑得开怀,闪闪发亮,似乎比月亮还亮。但把视线拉回地面,看着整个夜空,大大小小的星星又变得温和,不忘给人间传递光亮。这儿的晚上,有它的深邃,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使人一不小心就沉陷,忘了狼狽的自己,忘了这个干净又污浊的世界。

这幅画叫什么好呢?朴素点吧,《夜间的露天咖啡馆》就挺好。

我喜欢这样明暗分明的世界。我可以像星星一样,站在苍穹之上,看到分明的黄与蓝。明亮的地方,美得没有瑕疵,温暖、舒适又纯粹。没有贫穷,没有偏见,没有谎言,一切都是完美的,一切都是乐观的,人可以一直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死去。那样的死亡应该不会痛苦吧。而黑暗,只留给没有爱的人,留给撒旦,将贫穷、偏见、谎言、痛苦,统统扫入地狱。这种极端很美,我对它有着热烈的追寻。

但生活总是让人困惑,再亮的地方也会有阴影,最暗的地方也会有光亮。巴黎是法国最璀璨的明珠,艺术家的天堂,多少绘画大师在此处汇集。可他们在此处找到了些许特亮而骄的轻浮模样,街头的乞丐都不及这些人的面目可憎。而在我当牧师为矿工歌颂上帝时,我能看到他们的虔诚,即使生活再艰辛,他们眼眸深处还藏着一片净土。

这种明暗的交织让我苦恼,我尝试去接受,却似乎像一艘破了大口的船,顺着河湾一点点被淹没。我挣扎过,我似乎也成功堵住那个要命的漏洞,可惜河水太猛烈,我再次感受到生命的窒息。我想,如果痛苦就是人生,那就顺其自然吧。假使死亡来了,我不会逃避。或许死后,我能变成亿万星星中的一颗,触碰天空的归属。那时的我,可以俯瞰大地,没有痛苦来挑拨我敏感脆弱的神经,可以给大地传递哪怕一丝的温暖。

我梦见了画,然后画下了梦。

如果有位画家看到的色彩和别人不同,其他画家会说他疯了。

我是梵高,一个疯子,一个精神病人。

【点评】

梵高是一个特殊的画家,一个精神病人,带着挣扎与痴狂描绘着他眼中的世界。他用心感知世间百态,拥抱美丑并存的人间。他用矛盾的色彩画出焦虑与紧张,又诠释着对世界忠贞不渝的爱。他追寻着梦中的画,画中的美,美中的救赎。作者用第一人叙述,显得特别真实,心理描写也很细腻,极具感染力。

(指导教师:周祥)

中年与少年

□葛蕙芝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高二(0)班

他提着公文包,从航站楼走了出来,坐上了司机的车。夜已深了,路边闪烁的灯光透过车窗映在他的脸上,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

叹了一口气,他望着窗外灯火出神——已数不清有多少个日夜如同今日一般度过了。进入职场十余年,他凭着自己的努力打拼到这个位子上,熬夜、加班,都是家常便饭。不知从何时起,皱纹爬上了他的眼角,肥肉在肚子形成了一圈圈的波纹;他的精力也大不如前,曾经一天几支的碳酸饮料换成了泡着茶叶的保温杯,从前鄙夷的各种保健品现在天天换着吃每天不重样。

他在很久之前就感受到了年华的逝去,那是五年还是六年前来着?那会儿岳母和小孩一起住院,他每天下班就赶到医院陪夜,晚上就睡在医院,那一个月让他憔悴了不少。他站在医院门口抽了支烟,那时候就明白,已是中年了。

乘着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在一幢幢还亮着灯的写字楼中穿行着。庞大的城市像一台缓慢运作的机器,每年都有着许许多多年轻人满怀希望地进入流程,然后逐渐磨平棱角、学会世态炎凉。

到家了。昏黄的客厅点着一盏灯,那是给他留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睡了,和往常一样。他简单洗漱一番,便沉沉睡去——快要四十岁的人了,身体大不如前,如果不是早点睡明天就头昏脑涨。

第二天,他还是如往常一般早醒了,望着天花板发呆了一阵,才慢吞吞地爬起来——今天难得放一次假,他反而有点不习惯。妻子和小孩也已经起了床,隔着房门他可以听到妻子斥责孩子的声音。他推开房门,加入到教育的行列中——尖利的童音就如魔音入耳,快要把他逼疯了。

小孩终于消停了,他疲惫地坐下来开始吃早餐。很快,情绪变化极大的孩子就把刚刚的事情抛在脑后,催着他趁放假去踏青。望着孩子期盼的眼神,他考虑了一下——他和妻子像两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围着中间的小孩转,每天操心着小孩的补习班、升学、成绩……妻子总是焦虑地拉着他去听一大堆教育讲座,研究哪个辅导班老师比较好;每次去参加小孩的家长会就好像去打仗一样,父母全上阵,追着各科老师问成绩问平时表现,担忧小升初去不了好学校……

他感到一阵不忍——自己在这么多年的时候,每天和小伙伴嬉笑打闹,在金色的麦田里追逐,然后在夕阳的光辉下肩并肩走回家。想到今天难得有空,小孩的周末作业也做完了,他同意了,出去走走。

于是驱车去郊野公园。一路上在平坦的大道上行驶,小孩在车上睡着了。他望着窗外逐渐明朗起来的绿色,心情也逐渐变得平缓起来。无尽的平原上是一块块颜色不一的农田,城市的高压输电线路点缀其中,在一片或深或浅的绿色上形成了连绵不尽的天际线。如果不看那高耸的钢铁支架,他好像回到了童年,那时也是这样一片连绵的绿,只不过农

【点评】

生活重压之下,亲情缺位之时,一个人在奔波于职场的中年人该如何应对。一次郊游,一次心与心的对话,让前嫌尽释,也让父子间的亲情复位。当心中温情再次被点燃时,归来依旧美好,城市不再是重压之所。虽然不曾经历人世沧桑,却力图用稚嫩之笔解读现实,对于小作者而言,既是一次换位思考的机会,也是一次有趣的尝试。

(指导教师:王升华)

见证美术残品修复的奇迹时刻

——广东美术作品保存修复研究展日前开展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1月10日至1月28日,“理念与方法:广东美术作品保存修复研究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展出广东多年间成功修复的文物、艺术品案例,对广东开展的油画、西方纸本艺术品及书籍、中国书画、潮州金漆木雕的保存修复进行介绍和展示,观众可在现场见证美术残品修复的奇迹时刻。

日前,广美美术馆修复室主任许扬向记者讲述现今美术品出现发黄、残缺、破裂等现象,“残品状况比较糟糕。”他分析道,其中,华南地区的高温高湿气候是造成油画残损的首要原因。据了解,广美美术馆保存修复基地的修复师着手油画、国画、纸本以及木雕等修复工作,寻找发现合适的方式方法清理艺术品,以延长艺术品的寿命。

“在清洗美术品时,要谨慎又仔细,尽量做到不伤害美术品。因为美术品一旦损坏,则不可逆转。”许扬向记者展示了《俄罗斯姑娘》《东海岸》这两幅画的修复前后对比图。修复前,《东海岸》整



修复前



修复后

观众的参与也是展览的一部分

——中法园林艺术在顺德展出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1月12日,“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法国风景园林和中国园林中的自然展”在华侨城盒子美术馆开幕。展览展出艺术家杨洁芸和法国艺术家维朗妮·朱玛定制的新作品,提供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展体验,将持续至3月17日。

中国艺术家杨洁芸发起《芥子园》项目,邀请观众用毛笔来经营心中的园林,练习以格局和关系的方式看世界;重拾中国文人所推崇的“重‘意’轻‘形’、重精神轻物质,以小见大的价值观。”

杨洁芸以“芥子园”为主题,布置25套旧书桌,并绘制30幅“芥子园”临摹范本挂在展墙上,人们可以从墙上取下自己所喜欢的进行临摹,所完成的作品经过筛选也可以装裱上墙,成为整个作品的一部分。作品即是课堂带有强烈的互动性,观众的参与过程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法国艺术家维朗妮·朱玛,用感热涂料在展厅制作出一块全景“画布”,邀请观众通过用手触摸来完成一幅光影婆娑的绘画。并利用阳光和空气的流动作用于细小工业零件的效果来创作一个可游的“园林”,用微妙且安静的变化唤起人被繁忙生活屏蔽的感知系统,通过回到身体的经验来认知自我。

策展人沈瑞筠希望通过案例分析法国风景园林和中国园林所体现的自然观的差异,以园林为切入点,对比中国文化以及法国文化在亲近自然时的自然观。她表示,以本挂之园的法国园林虽然展示的是自然中未经人修饰的荒野之美,却是有我之境。而中国园林里面虽然处处带有艺术的痕迹,要展现的却是无我之境,自然之道。

制图/尹锋峰



杯酒留痕

孙燕超 山东职业学院铁道运输与财经管理系 1435 班

茶有茶道,酒有酒魂。人有一千面,酒有百味。酒不单是一种味道,如果你仔细品味,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酒,酒的种类更像是代表了不同的地区与文化。

早前《舌尖上的中国》说,不是人选择了酒,而是酒选择了人。上古时期,农耕时代谷物的丰余,天然谷物受潮后发霉或者发芽,即为天然曲霉。智慧的古人将之浸入水中,反出其不意地发酵成了酒。

而这杯酒,经由千万人之手,留于千万人之心。暗香浮动月黄昏,迷离消愁之饮;

李白斗酒诗百篇,灵感佳作之饮;关羽温酒斩华雄,壮士报复之饮;举杯消愁愁更愁,哀婉叹息之饮。杯酒之情,在乎每一位饮者的心。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苍生,都含着冷暖共存的敏感。

千般滋味,杯酒人生。这杯酒,酒在了灵感上,助燃诗词这把火。饮者心怀天下万物,宇宙之浩瀚,而喝酒这件事,喝的不仅是酒的本身,品的是文化、是感情。中华文化或不显,只留下辛辣在杯中,隐晦了满怀香醇在其间。何时尚世再现,在酒中配上诗与歌、书与画,

为的是求醉,我喝酒为的是从别种的醉酒中清醒过来。“你问喜欢喝酒的人,是喜欢酒的本身,还是喜欢喝酒的感觉呢?你问喜欢抽烟的人,是戒不掉尼古丁的瘾,还是享受着在烟雾缭绕间迷迭的情愫呢?答案终是迷离。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是世间的尘埃,我们的英雄主义,是需要有个载体,去放大自己喜怒哀乐的感受。这一刻已让我满足,而之后再求而未果,也并不遗憾。此刻,所感即所有。

常看身边的人推荐各类好酒,其实好不好喝,不关乎

名贵与廉价。喜爱,是一件十分私人的事情。以前看电影,梁朝伟在《伤城》里说:“酒之所以好喝,就在于它的不好喝。”曾因此感到矛盾而不解,但转念一想,酒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正因为,有人喝出了情调,有人喝出了想念。

柴静在《看见》一书中坦言:“天性里的那点脆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我们需要借酒去宣泄,去逃避,或去片刻的出离。这合情合理。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举杯,杯子碰到一起,不是因为自我破碎,只是纯粹地,为了喝酒而喝酒,为了生活而生活。